

江苏历代文学家

JIANGSU LIDAI WENXUEJIA

李绍成 董惠君 束鹏邺 编
徐柏春 欧扬 林兴仁

江苏古籍出版社

江苏历代文学家

李绍成 董惠君 束鹏邺 编
徐柏春 欧 扬 林兴仁

江苏古籍出版社

(苏)新登字006号

江苏历代文学家

编 者：李绍成 董惠君 束麟邺 徐柏春 欧扬 林兴仁
出 版：江苏古籍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发 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镇江前进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5.125

199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25,000 印数：1—2,000册

ISBN 7-80519-373-8/I·100

责任编辑：朱野坪 定 价：6.50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李 进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曾在《文化与生活》节目里，举办过《江苏文学家小传》系列专题广播。从1983年3月10日开始播放，到1984年5月31日为止，共播出江苏历代文学家65人，每人一篇小传，共65篇广播稿。现在，将这些广播稿编印成书，满足听众和更多的读者的需要，希望它能对社会产生更大的有益的作用。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组筹办这个系列专题节目，是打算比较全面地介绍江苏历代著名文学家。因为是在限定的短时间内每篇讲一人的广播稿，并以一般听众为对象，就只能是简明扼要的小传，但要求小传的内容，大体能包括文学家生平、作品的艺术成就和风格或文学理论，以及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普及具有江苏地方性的文化知识，并不着重于学术的研究，所以，强调小传的观点要正确，选用的材料要真实可信，对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不展开讨论，也不进行资料的考证。这样的要求应该是恰当的，至于本书是否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要求，则有待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我们的伟大祖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我

们今天要建设新生活，面向现代化，并走向未来的伟大目标，就不能割断历史的长河。正是为了把握现在，创造未来，更需要多懂得一些历史文化知识。江苏特别是江南历来被认为是人文荟萃之地。书中所列，当然不能包括所有的江苏文学家，从众多的人中选取的这 65 人，我们的取舍原则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集中介绍的这一批江苏历代著名的文学家，主要是根据江苏各地的地方特点以及各种不同的文学品种的情况来选择的。既注意到江苏各市、县比较全面的人物介绍，又注意到文学诗词、小说、戏剧、民间文学、文学理论等各个方面。

二、籍贯问题。这里采取了“约定俗成”的办法。例如吴敬梓曾长期生活于南京，并在南京写出以南京为背景的《儒林外史》，他的原籍是安徽全椒，就不列入本书。又如曹雪芹，原出生于南京，他的祖父和父辈在南京长期生活，相继做了 65 年的江南织造官。他后来住到北京，写出了与南京大有关系的《红楼梦》。但是，人们通常既不说他是南京籍，也不说他是北京籍。文学史上则写他是“汉军正白旗人”，这是一个“祖籍”。这里也没有列入。其实，要了解江苏文学，这些情况是非知道不可的。

三、有些人也是江苏著名的文学家，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成就或影响比起文学来更大更广，例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的诗词曲散文等，也是有相当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的，但他作为书画家的名声，更高于作为文学家，如为他写传，不能不以书画占主要部分。这里也就未把他列入本书。

四、列入本书中的文学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下限。本书所收的 65 人，起于西汉时代淮阴人枚乘（？—公元前

140)，到现代的吴江人柳亚子(1887—1958)。我们之所以将柳亚子列入本书，因为他虽然生于清代，经过中华民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从事文学活动，但他作为一名南社成员的革命的爱国诗人，在五四前已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目 录

- | | | | |
|-----|------------|---------|--|
| 枚 乘 | 郭维森 | (1) | |
| 刘 向 | 段熙仲 | (10) | |
| 陈 琳 | 王伟民 | (16) | |
| 陆 机 | 吴调公 | (20) | |
| 刘义庆 | 钱南秀 | (27) | |
| 鲍 照 | 段熙仲 | (36) | |
| 萧 统 | 吴 越 | (43) | |
| 张若虚 | 丁洁然 | (51) | |
| 戴叔伦 | 蒋 寅 | (57) | |
| 沈既济 | 王星琦 | (67) | |
| 张 籍 | 许永璋 | (72) | |
| 李 绅 | 吴企明
王稼句 | (79) | |
| 蒋 防 | 孙映逵 | (84) | |
| 许 浑 | 许永璋 | (90) | |
| 陆龟蒙 | 顾复生 | (97) | |
| 冯延巳 | 伟 民
柏 春 | (104) | |
| 李 煜 | 唐圭璋 | (112) | |
| 范仲淹 | 金启华
蔡 毅 | (119) | |
| 秦 观 | 唐圭璋 | (128) | |
| 陈师道 | 吴汝煜 | (133) | |
| 叶梦得 | 蔡 毅 | (141) | |
| 范成大 | 李 进 | (148) | |
| 睢景臣 | 艾 华 | (158) | |
| 施耐庵 | 刘 冬 | (164) | |
| 高 启 | 尤振中 | (170) | |
| 王 磐 | 陆建华
王 干 | (188) | |
| 吴承恩 | 苏 兴 | (194) | |
| 归有光 | 马卫中 | (199) | |
| 唐顺之 | 马亚中 | (204) | |
| 宗 臣 | 任祖镛 | (213) | |
| 王世贞 | 周 秦 | (221) | |
| 沈 璞 | 王星琦 | (227) | |
| 高攀龙 | 王星琦 | (231) | |
| 冯梦龙 | 缪咏禾 | (238) | |

冒 襄	顾 启 冒 斫(246) 光 斗	程伟元	黄进德(355)
李 玉	陈美林(255)	黄仲则	吴 锦(361)
朱 瞠	王星琦(264)	张惠言	王伟民(371)
张 涣	张修龄(268)	焦 循	王星琦(374)
夏完淳	白 坚(274)	梅曾亮	张 中(381)
阎尔梅	孟宪章 田秉锷(283)	刘熙载	王气中(388)
金圣叹	萧相忬(291)	王 韬	张 中(393)
吴伟业	范建明(300)	刘 鹊	郭璇珠(402)
归 庄	李 进(305)	李宝嘉	王恩宗(410)
顾炎武	马卫中(314)	曾 朴	王稼句(417)
吴嘉纪	汪国璠(320)	吴 梅	张舫澜(422)
尤 倾	周 秦(326)	贺双卿	孟济元(427)
陈维崧	严迪昌(330)	陈 肃	陈美林(432)
沈德潜	范建明(339)	周 实	白 坚(440)
赵 翼	张修龄(347)	李 详	任祖镛(454)
		柳亚子	张舫澜(462)

枚 乘

郭维森

唐代诗人赵嘏写过一首《忆山阳》诗，自称：“家在枚皋旧宅边，竹轩晴与楚坡连”（或题《忆家》），淮安府志也记载淮阴故县南有枚皋宅。这位枚皋便是西汉著名辞赋作者枚乘的儿子。枚皋并非出生在淮阴，后来也许回祖籍去过。若论旧宅自应是枚乘的旧宅。大概因为枚皋在汉武帝宫中弄文学，当时名声很大，淮阴的枚家老屋竟被称作枚皋旧宅了。其实要说文学成就，枚皋是远不及其父的。

枚乘字叔，大约出生在秦代。他应该见到过他那位著名的同乡韩信。韩信由受胯下之辱，乞食漂母到拜将封王，经历颇富传奇色彩，而当楚汉战争的战场终于沉寂的时候，韩信竟落得个满门抄斩。这件事自然会对枚乘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汉朝初建，奉行黄老清静无为的学说，采取与民休息政策，轻徭薄赋，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可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大地主、富商与农民的矛盾也日趋严重。汉初著名文学家、政论家陆贾、贾谊、晁错等都写过许多篇议论深刻，感情激切的文章，分析矛盾，为统治阶级

敲响警钟。

枚乘生活在汉初相对安定的时代，既不奢望象韩信那样封侯拜将，也无机会象贾谊那样受到汉文帝的识拔，得以提出治国安邦的意见。他僻处淮阴，从小就读书作文，培养了文学兴趣，他写作辞赋出了名，按当时的风习与条件，便要出外谋求生活出路，于是他来到了当时吴国的都城广陵。

原来汉高祖刘邦为巩固其政权，曾分封子弟九人为王。他的侄子沛侯刘濞因在平定英布的战争中有功，被封为吴王，拥有3郡53县。吴地风俗勇悍，原是项梁起兵之地。所以刘邦才选中了这个已20岁的侄子去做吴王。然而刘邦似已预感到危险性，特别告诫这位侄子要维护刘家天下、不要造反。吴地很富裕，《汉书·地理志》记载说：“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刘濞凭借这些条件，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他招集逃亡，开铜矿、铸金钱、煮海盐，吴国成了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随着吴国的强大，其与西汉朝廷的矛盾也日益严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吴国太子与皇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玩一种“六博”的游戏，玩着玩着，争闹起来，皇太子拎起博局朝吴太子砸去，击中了要害，吴太子竟一命呜呼了。汉廷派人将吴太子的棺材送回，但吴王不肯接受。他说：既然都是刘家人，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为什么送回来。此后若干年，吴王便称病不朝，关系十分紧张。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枚乘来到了广陵。当时，表面上与战国时颇为相似，半割据的诸侯王很有势力，他们仿效战国诸侯养士之风，在他们的宫廷里也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物，有策略之士、文学之士，甚至也有鸡鸣狗盗之徒。不过和战国时期很不相同的是：汉朝廷是巩固的，诸侯王的守、相等官吏都是朝

廷所派，对诸侯王起监督作用。这时已不是中原逐鹿的局面，象那种“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出足了风头的战国策士已成为“明日黄花”了。因此聚集在诸侯王宫中的士人，大都只能侍从游宴，点缀升平，这虽使许多才智之士忿忿不平，然而又无可奈何，也只好接受现实的安排。枚乘在吴宫中做个郎中官，也就是文学侍从。同他一起的，还有齐人邹阳、吴人严忌等，都是以善于文辞著称。他们都看出吴王谋反的计划，并且都表示反对。枚乘想劝谏吴王停止这种自取灭亡的行动，于是上书吴王，指出形势的危险，说明阴谋绝无可成之理。吴王谋反未露，所以枚乘的上书也只能隐晦曲折，多用比喻。他形容吴国谋反的危险说：那就象一根丝线系着千钧重物，悬挂在极高的处所（比喻汉廷），而下面则是不测之深渊。他又设譬说明阴谋没有不败露的，只有停止阴谋才是根本办法。他说：比如有人畏惧自己的影子和足迹，他倒退着快跑，影子和足迹却显得更快更多，他不知道如果站到阴影处不动，影子和足迹自然就没有了；又比如水烧开了，只要有一人继续烧火，那么就是有百十人舀来舀去也不能使水变冷，最好的办法是不再加柴、停止烧火。这些比喻或取自先秦诸子，或由作者所创造，用在这里来劝止不可明说之事，非常恰当。这篇文章极富夸张、形容，和战国策士的说辞以及李斯的《谏逐客书》风格相近。其特点是危言耸听以求给要说服的对方造成精神上的震动。与枚乘同时，邹阳也曾上书劝谏，可是吴王不采纳他们的意见。于是枚乘、邹阳、严忌等都离开了吴国，到梁孝王那里另谋出路。

梁孝王刘武，是文帝之子，景帝同母弟，以文帝十二年徙封于梁，梁也是大国，有40余城。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附

近)。近郊筑有方 300 余里的东苑，亦名菟园，里面宫观相连，风景优美。梁王经常与宾客在其中游乐。梁王为母亲窦太后所宠爱，赏赐极多，“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汉书·文三王传》)，一切享受、仪式都和汉朝皇帝相似。梁王地位如此，再加上爱好文学，所以梁国也聚集了大批人才。邹阳、枚乘等入梁后都被奉为上客。大约枚乘来梁不久，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终于爆发了七国之乱。原来朝廷决心削减诸侯封地，于是以吴王刘濞为首联络了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等封国，以诛景帝谋臣晁错为名发动了进攻。景帝迫于形势，将晁错腰斩，但七国的攻势并未停止，吴王起兵时已提出分裂天下的主张，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征发国中 14 岁以上、62 岁以下男子从军，但也仅得 20 万人，可见战火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吴王起兵 50 余日便失败被杀，终于自食其恶果。在吴王起兵后枚乘又曾写信劝谏吴王。他说，以吴之兵力与汉朝相斗，就好象牛蝇附在牛群身上一样，造不成多大伤害。吴军遇到汉军，就象腐肉碰上利剑，是不堪一击的。他劝吴王：汉廷既已杀了晁错，如果就此收兵，那么还能保有侯王的地位。他描述了吴地的富有、游观之可乐，劝吴王消除夺取天下的野心。同时他又分析了战争形势，指出如果打下去，吴必败无疑。这篇《重谏吴王》，也见于《汉书·枚乘传》。但因其中个别事件与别处记载矛盾，曾被疑为假造。我以为“重谏”这件事大概是有，文章则也许经过了后人的添改。枚乘两次上书吴王，说明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见解的人，而且也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

汉景帝前元七年（前 150）十月，梁孝王带着大批侍从入朝。梁国在七国之乱时有很大功劳，这次入朝受到景帝超过

规格的对待，梁国官吏享有汉朝官吏同等的待遇。也许就在这一年，在汉廷做郎官的司马相如结识了枚乘、严忌等人。他们一起作赋论文，一见如故。后来司马相如辞官不做，也跑到梁国中讨论文学去了。但是宫廷的矛盾又给他们的文学侍从生活笼罩了阴影。也是这一年，汉景帝废黜了他的太子，窦太后便想让梁孝王来做景帝的继承人。袁盎和一些大臣向景帝进言反对。梁王怨恨，就派人刺杀了袁盎和十几名议臣。景帝追查凶手，要逮捕教唆梁王的两个谋士羊胜、公孙诡。这两人躲在梁王后宫中，追捕日急，梁王便迫令二人自杀，交出了尸体。景帝大怒，只是由于窦太后的袒护，梁王才未被治罪。梁王觊觎帝位，邹阳曾劝谏，被羊胜等所谗，下狱几死。邹阳在狱中写了有名的《上梁王书》以辨明忠心。可见在宫廷矛盾尖锐的时候，他们这些文学侍从处境也很困难。公元前148年，汉廷封赏吴楚战时死难者，大概因枚乘曾劝谏吴王，其对形势的分析又表现了军事才能，所以汉廷便想到要任命他做弘农都尉。这是郡一级的武官，秩比2000石，也可说是高官厚禄了。可是枚乘觉得还是和严忌、司马相如等人一起，写作辞赋、讨论文学更为惬意。于是他称病辞官，又回到梁国。公元前144年梁孝王死，汉廷分梁为5国，立梁王子5人为王。原来的宾客星散，司马相如回成都，枚乘也回淮阴老家居住。

汉武帝刘彻十分爱好文艺，自己也能创作。他做太子时，已听到过枚乘的名字，即位后便要召枚乘进京。这时枚乘已年老，所以武帝特意派了车轮上缠了蒲草的大马车去迎接。可惜枚乘毕竟经不住从淮阴到长安的长途颠簸，半道上病死了——时约在公元前140年。枚乘死后，汉武帝诏问他有没有能文的儿子，其在梁国生的庶子枚皋上书自我介绍，因而被任为

郎。枚皋作文很快，随从武帝巡游打猎，武帝命他作赋，立刻就能完成。他写过 100 多篇赋。但一篇也没传下来。其实枚皋也不满意文学侍从的地位，自说象倡优一样被轻视，因此又颇为悔恨。

枚乘在吴国、梁国游历时，写过不少篇辞赋，但传到今天的却只有三篇：《菟园赋》《柳赋》和《七发》。前二篇还被疑为伪作。《七发》是没有疑问的，同时也是枚乘的代表作，所以我们要介绍枚乘的作品，主要就讲《七发》。

《七发》假托吴客与楚太子的对答，说明要医治贵族子弟精神空虚、萎靡不振的疾病，医药是没有用的，需要的是才智之士，说以“要言妙道”启发其心智，开拓其胸怀。这篇赋开头是一段序言“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吴客分析楚太子的病状是：心中烦躁，情绪恶劣，耳目不灵，喜怒无常。而其病因则是过惯了安逸的生活，无限制地追求享受。作者假借吴客发表了一些极为深刻的意见。大意是：出入都乘车辇就是瘫痪的征兆；幽深清凉的宫室，就是发寒热的媒介，妖姬美女则是斫伐性命的斧头；美酒佳肴则是烂肠子的毒药。虽然这几句话已见于《吕氏春秋·本生》篇，但由于枚乘写得概括，运用得巧妙，给人们造成了新的深刻的印象。

《七发》所以称作“七发”，就因为吴客在分析了楚太子的病情、病因之后，便说了七件事来启发太子。这七件事是：音乐、饮食、车马、游览、田猎、观涛、要言妙道。七件事分成了七段文章，当然这七段不是平铺直叙地叙述。前六段极力铺张形容，文采绚丽，这些都属于逞谈辩，摛文采，显示博学多才的文章，在结构上则是作为陪衬，为突出最后一段服务的。不过作者在每一段结束处，都写到听者——楚太子的反映。这

反映也有变化。于对听音乐、啖饮食、驾车马、广游览等活动，太子的回答都是“仆病，未能也”，而当太子听了关于田猎的盛大场面，勇壮气势的形容，便有了起色。

前六段中，作者着重描写的是曲江观涛，曲江在广陵即今之扬州，正是吴国都邑之所在。作者描写家乡这一极为壮观的自然景色是倾其心力的。比如这样一段：“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漫漫，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接连用白鹭由高处向下飞翔，用白马拉着的张着白色车篷的素车，用乱哄哄整装待发的众多军队，用将军乘着轻便的指挥车从行进队伍旁疾驰而过。这样一些生动、准确的比喻，让人们仿佛目睹了洪涛的形状，感到了洪涛的气势。他形容洪涛“壮如奔马”“声如雷鼓”，奔腾而来就好象勇士冲锋陷阵。水浪在隘口受阻，前波与后波相撞，就象两军激战。波涛横卷，“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真是崩云裂岸，摧枯拉朽。他从涛之始来到涛之逝去，写得有抑有扬，有起有落，着意刻画了这“天下怪异诡观”。作者认为象这样宏伟奇丽的景色是能够涤荡人们肺腑，一新人们的耳目，很有些发聋振聩的效用的。当然，依《七发》的主旨，田猎、观涛也不能解决问题，唯一能治好楚太子疾病的是听那些博学才智之士，讲述深微奥妙的道理，辨析万事万物的是非，请孔子、老子来考察，孟子来核计，从而得出结论来，而这就是“天下之要言妙道”。楚太子听了这样美妙的道理，果然出了一身透汗，病便忽然好了。

《七发》是内容比较充实的一篇汉赋。枚乘长期观察了贵族子弟们的生活，指出奢侈腐化是他们精神病态的根源，这是

有批判意义的，所以刘勰说《七发》是“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枚乘强调要多听“要言妙道”，以接触各种学术思想、探求事物的真理，认为这才是医治思想毛病的良方。这一看法也是很 有意义的。当然，他在那个时代只能提出孔子老子的道。不过孔子老子的道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自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而且其中也含有合理的因素。

《七发》在艺术形式上也很有创造。在屈原诗篇的影响下，西汉初年楚歌与辞赋是主要文学形式。楚歌如《垓下歌》、《大风歌》等篇篇幅短小，抒情性很强，往往是作者激越感情的自然流露。至于刻意为文，则辞赋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的代表作家是贾谊，他写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都有真实的思想感情。但随着西汉国力的发展，以及“独尊儒术”等思想上的箝制，独立抒情的作品日益消逝，客观描写，铺张扬厉的大赋则受到普遍的提倡。体现了从前期辞赋向散体大赋转变的便是这《七发》。《七发》假设主客问答，分段铺叙，甚至也使用冷僻的字。这些都对大赋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七发》关于饮食、音乐等等夸张的描写，无疑是仿效《招魂》、《大招》的。其设为主宾问答，也未始没有受到《卜居》、《渔父》和《鹏鸟赋》的启发，不过经过枚乘的匠心，就造成了一种新的文体。主要分七段，而名为《七发》，这形式也有所新创，所以后来就有不少仿作者。南宋洪迈表扬《七发》的创造性，说：“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容斋随笔》卷七）昭明《文选》除《七发》外还收有曹植的《七启》和张协的《七命》并称之为“七体”。《隋书·经籍志》录有《七林》三十卷，汇集了《七发》及其仿作。其实《七发》还是赋之一种，这种赋设为主客问答，对客观事物作极夸张的描写——后来

的大赋还发展成一个胜过一个的比赛，凡此种种都具有小说的某些特点，所以统治阶级中颇有爱好者，认为它有开拓眼界、娱乐心志的作用，甚至真有以朗诵辞赋来治病的。（《汉书》卷六十四下《王褒传》云，太子有疾，宣帝“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七发》承前启后，在文学史上有它重要的地位。

谈到枚乘的创作，还有一件事必须交待一下，那就是枚乘是否写过五言诗的问题。梁朝徐陵编《玉台新咏》收有枚乘杂诗9首。然而其中8首又见昭明《文选》，题作《古诗十九首》，没有作者名字。这9首古诗是否枚乘所作，关系到五言诗何时形成这样一个文学史必须解答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学术界基本上已形成定论：这9篇诗不是枚乘所作。因为第一，比较当时及以后的作品，枚乘时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出现；第二，诗篇反映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情趣都非枚乘时所有，应是东汉后期的作品；第三，从文学发展规律看，民歌中先产生五言诗，文人经过模仿、学习才可能写出形式完美的五言诗，这一过程是到东汉后期才完成。所以较一致的结论是：枚乘未写过五言诗，他是散文辞赋的名家。

江苏不愧是人文荟萃之地，两千年前淮阴地区便产生了枚乘这样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流传虽少，但无论思想意义还是艺术水平都达到相当的高度，并对后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们江苏历史上确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